

南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编

汉语研究

第二辑

**CHINESE
STUDIES**

南开大学出版社·

汉语研究

南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汉 语 研 究

南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25千 印数: 1-2000

ISBN7-310-00210-5/H·12 定价: 3.00元

目 录

论泛称词和特称词·····	张志毅(1)
同义词的辨识与义素分析法·····	向光忠(20)
词的言语义·····	赤梅(32)
有关“多”和“少”的对立和不均衡性的若干考察·····	詹人凤(41)
汉语语法层论析·····	陈恩泉(56)
说“有的”——兼及“有些”·····	宋玉柱(72)
浅谈老舍作品中的一些口语格式·····	尹润芾(82)
“个”“一个”的语法修辞功用·····	何平(93)
《外国人基础汉语用字表》草创·····	赵金铭(104)
对比语言学说略·····	阎立羽(118)
句义蕴含及其教学法研究·····	张柏玉(129)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二题	
——兼及汉英语音的若干对比·····	张孝忠(143)
小说中的天津方言词语选注·····	国赫彤(151)

Contents

1. On Words to General Term and Words
to Specific Term Zhang zhiyi (1)
2. Synonymy discrimination and sememic
analysis..... Xiang guang zhong (20)
3. The Speech meaning of word Chimei (32)
4. Expressional Duō (多) and shǎo (少) :
An tithesis and Imbalance.....Zhan ren feng (41)
5. On Grammar levels in chinese language
..... Chen'enquan (56)
6. yǒude (有的) Expounded..... Songyuzhu (72)
7. Some colloquial patterns Appear in
Laoshe's works of literature.....Yinrunxiang (82)
8. Expressional Gè (个) and yīgè (一个) :
Grammatical and Rhetorical Functions
..... Heping (93)
9. An Initiated Basically used chinese
words list for Foreigners Zhaojinming (104)
10. An Introduction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 Yan li yu (118)
11.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of sentence and
How It be Taught..... Zhangbaiyu (129)
12. Tw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honology for Foreigners
.....Zhang xiao zhong (143)
13. Some Tianjin colloquial Words appear in
Current novels Annotated..... Guohetong (151)

论泛称词和特称词*

张志毅

1. 语义场中的泛称词和特称词
2. 特称词和“原始思维说”
3. 泛称词、特称词的时间次序
4. 泛称词、特称词的地域分布
5. 泛称词、特称词的认识差异
6. 泛称词、特称词产生与消亡的原因再分析

1.1 语言的词汇系统,由千万个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或词汇场 (lexical field) 组成。在许多语义场里,都有一个词。每一个词群中的个体,又以其独特的价值,分布在语义场。比如“马”这个语义场,有马、驹、骠、驕、驥等等。其中马是一类,称之为泛称词 (general term) 又称泛用词、概括词、抽象词、类名或通名。“驹”等是另一类,称之为特称词 (specific term), 又称具体词、特名或专名。

泛称词的特点是概括性强,词义范围大,使用频率大,储存的信息少。

特称词的特点,刚好相反:概括性弱,词义范围小,使用频

* 本文是《印欧语与汉语历时类型学概论》4.6—4.11节的增订稿。审阅过原稿的有下列诸位先生: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易嘉乐(Søren Egerod),奥斯陆大学博士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伍铁平,北京大学石安石,吉林大学许绍早、张彦昌、孙延璋,东北师范大学宋振华,山东大学薛德泰。作者谨在此致谢。1984年在庐山全国高校汉语讲习班报告后,又作了修改。

率小，储存的信息多。如“驹、骊、骠、骥”等，第一个信息都是马，第二个信息则各自不同：“驹”指二岁的，或少壮有力的；“骊”指纯黑色的或深黑色的；“骠”指六尺高的或高大的；“骥”指日行千里的或好的。

1·2 泛称词和特称词，没有同义关系，只有主从关系，即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或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关系。

特称词之间，也没有同义关系，只有小概念或下位概念的平行关系。如卢舍人(Lushei)语言在“蚊”这个大概念下有十个表示不同种类蚊的特称词，在“簍篮”这个大概念下，有二十个表示不同种类簍篮的特称词。

动词的特称词，也是小概念间的平行关系。如古代汉语在“濯”这个语义场里，“濯”是泛称词，而特称词按朱骏声的《说雅》次序说：“沐”用于头发；“沐”(hui)用于脸面，“浴”用于身，“盥”用于上身及下身，“澡”用于手，“盥”也用于手，但指水自上流入器，以手承之而洗，“洗”用于足，“洒”(古字，今字是“灑”)用于人身各部分，“溉”(异体字“概”)用于物，“涤”比“溉”常用。与汉语十分类似，据盖捷特(A.S.Gatschet 1832—1907)说，印第安人也有十四个表示“洗涤”的词，十二个表示“分开”的词，八个表示“捕捉”的词。

诸如此类的特称词，操该语言的人不觉得它们是同义词。而今人去学古汉语，或者外族人去学印第安语，则觉得那些特称词是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

1·3 泛称词跟抽象名词(abstract noun)不同。抽象名词，是指表示非物质概念的名词，泛称词则不限。

特称词跟具体名词(concrete noun)不同。具体名词，是指表示物质对象的名词，即物质名词，而特称词则不限。

泛称词和特称词包括的，主要是名词，其次是动词和形容词等。

特称词，跟专有名词不同。专有名词表示的是独一无二的单独概念；特称词表示的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单独概念，而是某一个小类的普遍概念。例如“驹”并不表示独一无二的单独的“二岁马”，而是表示所有的“二岁马”。也就是说，特称词并不是单个事物的名称，而是某一小类事物的名称。因而它们同一般词一样，也具有概括性。

1.4 特称词，不包括含泛称词在内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结合而成的复合词，也不包括由两个以上词所结合的词组。例如不包括汉语的马驹、儿马、川马、骏马、好马、黑马等等。又如不包括俄语的старший брат(哥哥)，而法语的 aîné(哥哥)则是特称词。

1.5 泛称词和特称词，都在发展变化。欧美一部分语言学家把这种发展变化概括为一个较流行的观点：词汇逐渐抽象化。这个观点，只反映了这类词汇发展的趋势之一，而没有反映出这类词发展规律的全貌。事实上，这类词在不同民族语言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认识里，表现出的状况及其变化规律是不尽相同的。

2.1 特称词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解释这些现象，最早出笼的重要的哲学观点，就是“原始思维说”。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的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艾道尔·沙文(E. Chavannes)翻译并出版了《司马迁的史记》(法文)并将该书赠送给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有趣的是，这位法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家的独特的、跟欧洲迥异的思维方式大为惊讶，特别是受到了《史记》中的原始材料的启发，萌发了研究原始人思维的念头。1910年他果真出版了《低级社会的智力机能》一书，认为原始人的语言“特别注意表现那些为我们的语言所省略或者不予表现的

具体细节。”^①带有比现代“文明语言”更多的具体成分，其思维是属于“原逻辑”，语言和意识都是从具体发展到抽象。

到本世纪20年代末，苏联语言学家马尔（Н·Я·Марр，1864—1934）为了给自己的“新语言学说”加上个“优势的砝码”，引进了列维·布留尔学说。1930年经原作者同意，把《低级社会的智力机能》和《原始智力》摘编并翻译成俄语，给该书起了一个新名叫《原始思维》，马尔写了序言，肯定了“原始思维”这一论点，并从此开始使用“原始思维”这个术语。

在此以前，列维·布留尔一直使用mystique（神秘的）、prélogique（前逻辑的）这两个术语表示原始思维的特征。而对后一个术语，他特别加以解释说，绝不意味着“不合逻辑的”。1914年，后一个术语被译成俄语的 Дологический（前逻辑的），为避免误解，1930年又被译成俄语的 пралогический（原逻辑的），即“原始逻辑的”，可以理解为“现代逻辑”的始祖。而列维·布留尔解释说：“逻辑的东西与原逻辑的东西并不是各行其事，泾渭分明的”^②“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始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③但是，原逻辑思维毕竟有其特点，“原逻辑思维很少使用抽象，它的抽象也与逻辑思维的不同；它不象逻辑思维那样自由地使用概念。”^④

2·2 从1920年至1934年，法国语言学家葛兰言（Marce Granet, 1884—1940）多次散布过列维·布留尔学说。他武断地说“中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是特别为描绘而造的，而不是为分类而有的；一个特为唤醒特殊感觉而不是为着下定义或下判断而有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2页。

②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0页。

③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给俄文写的序》3页。

④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9页。

的语言。”^①“对概念的抽象的表达来说是不大方便的”，^②汉语的词并不是指明概念的符号，并不和概念相适应，例如汉语里没有单指“老年人”的词，然而却有许多描写各种不同的老年人的词：某些已经需要更丰富的养料的人——“耆”，某些呼吸已经发生困难的人——“考”，七十以后的特殊老态龙钟的人——“老”等等。一个词不但不指明一个概念，甚至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口头的徽号（*emblèmes vocaux*）^③他又说，汉语的词几乎都是特名，因为每一个词只指明一特殊的个别的東西。比方说，汉语里没有说明一般的“死亡”这个词，而有“崩”、“薨”、“死”、“卒”这些词，指明某一特殊的人的死亡。^④以上这些话，如果用列维·布留尔的话概括，汉语是“原始思维”或“原逻辑”所用的语言。

2·3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说”出笼以后，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从法国到美国、英国、德国、苏联、波兰，再到中国都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⑤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论战材料，双方都没有逃脱“思维定势”的

-
- ① M·Granet《quelques particularités de la langue 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中国语言与中国思想之特点》）Rev. philos No3—4, 1920, 转引自《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页。
 - ② M·Granet《La pensée Chinoise》（《中国思想》）34页，转引同上，314页。
 - ③ 《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314—315页。
 - ④ M·Granet《La pensée Chinoise》（《中国思想》）40—42页转引《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第315—316页。
 - ⑤ 布氏说刚一问世就遭到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反。1936年英国语言学家L·R·帕默尔也提出过相反的意见。而在苏联，除了马尔之外，还有米勒（А·Д·Миллер）完全拥护；布哈林、维德拉（Р.рыдла）、莱斯涅尔（М·А·Рейснер）部分拥护；梅辛（Ф·Месин）则反对，说布氏说是“摇摇欲坠的概括”，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中。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说布氏说是个“假说”“大部分是杜撰的”，而且“在意识上帮助了种种殖民主义势力”。

规律。关于“思维定势”规律，爱因思坦说过：“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了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双方的观点都参杂一些意识、感情因素，都不免有些偏见，因而对泛称词和特称词的观察不够全面，甚至有错误。诸如只注意到某些氏族、部落或部族语言中的某些特称词，忽视了现代民族语言的特称词；只注意到泛称词和特称词发展变化的某一阶段，忽视了全过程；只注意了特称词跟思维的关系，忽视了特称词跟社会历史、环境等客观存在的关系。科学需要冷静。我们试图用辩证唯物论冷静地观察和分析泛称词和特称词现象。

3·0 史前时期的情况，不易推测。有史以来的史料证明泛称词和特称词显现出三种时间次序：(1)特称词先于泛称词，(2)泛称词先于特称词，(3)泛称词、特称词、泛称词相继出现。

3·1 特称词先于泛称词的情况。某些语言对某些事物先有特称词。如澳大利亚吉斯兰德区的泰伊尔湖人没有树、鱼、鸟等等泛称词，而有其特称词，如鱼中的鲷、鲈、鲑等等。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也没有“树”这一泛称词，却有每一种灌木、橡胶树的特称词。^①

古代法语用特称词来表示“坐”、“站”、“放”：seoir<sedere, ester<stare, gésir<iacere到现在已经完全地或部分地用泛称词表示。

3·2 泛称词先于特称词的情况。某些语言对某些事物先有泛称词。甲骨文中有些词没有特称词，只有泛称词，如犬、竹、舟、雨、门、虎、象、禾、鸟、死等。到后代典籍中，其中的一些词才出现了特称词。

在甲骨文中有些词有大量的泛称，也偶有几个特称，而从字形的滋乳、派生线索上看，泛称肯定早于特称。如“牛”→牝、牝、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3—164页。

物，羊←𦍋、𦍋，豕→豮、豮，老→耄。在甲骨文时代因有些词没有或很少有特称，便使用复合词或词组来表达，如小雨、大雨、玄雨（即细雨），白牛、黄牛，白羊、黄羊，大豕、白豕、黄豕等。

在英语里，15世纪以前只有泛称词mathematics（数学），16世纪产生了特称词arithmetic（算术）、algebra（代数）、geometry（几何）、trigono-metry（三角）。17世纪以后又产生了特称词topolog（拓扑）、calculus（微积分）、Cybernetics（控制论）……。

3·3 泛称词——特称词——泛称词相继出现。

在甲骨文中，先有泛称词“马”，后有特称词“驳”等，到了后来的典籍中“马”的特称竟达到一百多个。其中跟雌、雄有关的马的特称词8个，跟年龄有关的马的特称词6个，跟高度有关的马的特称词7个，跟优劣有关的马的特称词27个，跟长相有关的马的特称词4个，跟毛色有关的马的特称词51个，此外，还有跟马种、产地、用途等等有关的马的特称词几十个。这形形色色的马的特称词，后来都消失了，只剩下泛称词“马”。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畜牧时代结束了，马的一些重要价值消失了。在畜牧时代，因性别、年龄、高度、优劣、毛色、种类、用途、产地等等的不同，马有不同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用于祭祀）审美或艺术价值等等。后来，虽然马作为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的价值一直延续到农业时代末期（在中国约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但是人们并没有使用马的特称词。

这一变化的开端，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很少发现马的特称词，如下表所示：

3·4 3·1节显现出的是词汇抽象化，3·2节显现出的是词汇具体化，3·3节显现出的是词汇先具体化，后抽象化。主导趋势是词汇抽象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原始思维的现代化，而是客观需要的变化。

作 品	马	马的特称词
论 语	10次	1次
荀 子	43次	骥 5 次 骐 1 次 驢 1 次 驂 1 次 纤离 1 次 绿耳 1 次
孙 子	14次	0
孟 子	14次	0
韩非子	128次	0

客观需要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时代的需要发生了变化。

一切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都受社会发展这一最高规律支配，语言是特殊社会现象，它的主要变化，特别

是词汇的变化，是受社会历史时代制约的。

3·5 人类在穴居时代，自然不会有门窗的特称词。到室居，特别是村居时代，上古汉语就出现了3个窗的特称词，15个门的特称词。因为不同的窗、门有不同的作用，跟人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

3·6 渔猎时代的生产、生活需要详细区分渔猎对象，人们不能满足于说捕到了“鱼”，猎取了“鹿”，而必须说明捕到了什么样的鱼，猎取了什么样的鹿。因为不同的鱼、鹿等，有不同的价值（起初是使用价值，后来是交换价值）。这样，在上古汉语里有90多个鱼的特称词，20多个鹿的特称词。

出于同样的需要，必须细分渔猎对象的运动的姿态。因此，在上古汉语里有20多个表示鸟飞的特称词。

出于同样的需要，必须详细区分渔猎工具，因此，在上古汉语里有20多个网的特称词。

3·7 畜牧时代的生产、生活需要详细区分畜牧对象。中国历史上，就中原区域说，商周是以牧为主的时代。《诗·鲁颂·駉》描写了鲁僖公（即釐公公元前659—627年），牧马的盛况。其中竟然出现了16个马的特称词。此外，在上古汉语里至少有26

个羊的特称词，30来个牛的特称词，30来个猪的特称词。

3·8 农业时代的生产、生活需要详细区分农作物。中国历史上就中原可耕区域说，周朝末年是牧消农长的转变时期，自秦汉开始出现了以农为主的时代。至汉代除了有谷、黍、粟等谷物泛称词以外，至少有二十几个谷的特称词。此外，“稻”还有9个特称词，“麦”还有4个特称词。同样，古希腊在公元前9至8世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也有4个麦的特称词。^①

3·9 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需要详细区分机器、工业产品。如英语machine（机器）有许多特称词：machinery（总称，或指运转部分），apparatus（常指理化仪器），engine（发动机），works（特指钟表中的机器），dynamo（直流发电机）commutator（电流转换器），等等。

3·10 奴隶制时代，因为奴隶种类多，用处不同，在上古汉语里便出现了15个奴隶的特称词。

封建时代，因为等级森严，就连死亡也得按等级使用特称词，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葛兰言所说的古汉语没有“死亡”的泛称词，则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因为在《说文》对各种死的特称词的解释中，常用“死”做为泛称词，特别是在语言实践中常用“死”或“亡”做为泛称词。

跟等级制度有关的还有亲属称谓的特称词。在原始社会早期的群婚制时期，自然没有什么亲属称谓。到了原始社会中期，即母权制时期，出现了对偶婚制，亲属称谓开始出现，但是还很少。那时子女还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即父权制时期，出现了单偶婚制（亦称独偶婚制，或一夫一妻制），亲属称谓逐渐增多，到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亲属称谓多到繁复的程度。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的统计，罗马式和阿拉伯式亲属称谓有157个，夏威夷式和洛特马式亲属称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页。

谓有176,个易洛魁印第安人和南印度度人的亲属称谓有218个。^①据我们统计,中国的亲属称谓有300多个。如对母亲之外的母辈妇女的称呼,日语只用一个泛称词,而汉语则用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等。

随着宗法制及其族权的动摇、瓦解,亲属称谓开始简化。如汉语的《尔雅·释亲》说:“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罍孙,罍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后来一律称为“子孙”,如说第九代子孙,而不说“云孙”。《尔雅·释亲》又说:“男子谓女子先生为姊”,“夫之姊为女公”,“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妣”,后来一律称为“姐”或“姐姐”。在现代,“叔叔”、“姨”已经并正在推广,大有变成两个包括甚广的泛称词之势。

3·11 历史演进到现代,即使在现代发达的语言中,即在所谓“文明语言”中,只要现代生活需要,也使用相当数量的特称词。如现代英语公鸡是cock,母鸡是hen,小鸡是chick,一般不用或很少使用可以作为泛称词鸡的fowl(其复数表示家禽)。英语的猪也有好多特称词:pig常指小猪,hog常特指去势的公猪,boar常特指未去势的公猪,sow指大母猪,porker(或gruntling)指食用的小肥猪,swine常指猪群。英语的羊也有好多特称词:sheep常指绵羊,goat指山羊,antelope(或gazelle, chamois)指羚羊,oryx指大羚羊,lamb指羔羊,ewe指母羊,wether指去势的公羊,ram指未去势的公羊。英语除了cattle(牛)以外,还有cow指母牛,ox指去势公牛或役牛,bull指种公牛,calf指小牛或牛犊。所有这些特称词,不仅是英国历史上发达畜牧业的遗迹,而且也是现代区分肉食种类的需要。

总之,只有从社会历史需要的角度来分析,对特称词在时间上表现出的次序,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93、414、444页。

4·0 有些泛称词和特称词，显示出的状况不是时间次序的不同，而是地域分布的不同。后者是由自然环境所产生的需要决定的。

4·1 寒带生活和热带生活的不同，决定了产生不同的特称词。

生活在北极圈一带的爱斯基摩人(Eskimo)，经常跟雪打交道，甚至到了冬天大都住在雪屋里，因此他们有许多雪的特称词。同样，居住在北欧的拉伯人(Lapps。又称萨安姆人Caam)因为生活在寒带，经常跟冰雪打交道，所以他们有11个冷的特称词(表示不同程度的冷)，近20个冰的特称词(表示不同形状、种类的冰)，41个雪的特称词(表示不同形状、种类的雪)。①

而居住在热带的阿兹特克人(Azteca，又称墨西哥人Mexica)即墨西哥印第安人，就连冰、雪、冷也不严格区分，他们竟然用雪的名称表示冰和冷。② 同样，我国的广州人对冰雪和霜也分不清，因此他们才把冰棍叫霜条。

居住在热带的人，因为总跟植物打交道，所以产生了许多植物的特称词。如生活在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s)，他们不仅能区分开树的生长阶段，而且竟能区分出树的性别，因此他们对树以及树的叶子、花都有许许多多特称词。③

我国南方，特别是柑橘一类水果产地，不仅有“柑”、“橘”、“橙”、“柚”等特称词，而且能将柑区分出“焦柑”、“密柑”、“广柑”、“鹅蛋柑”、“锦柑”、“新会柑”等品种，而北方一般只有一个泛称词“橘子”。我国北方的苹果产地，能区分出几十种乃至上百种品种，有“大国光”、“小国光”、“红香蕉”、“黄香蕉”、“红星”、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7页。

② 亚当·沙夫《语义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4页。

③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5页。

“红玉”、“新苹”、“金帅”、“金冠”“祝”等特称词，而南方一般只有一个泛称词“苹果”。

4·2 山区生活，牧区生活，水域生活的不同，决定了产生不同的特称词。

居住在山区的人，对山有许多特称词。在上古汉语，我们发现至少有20多个山的特称词：大而高的叫岳，小而高的叫岑，短而高的叫崛，小而锐的叫峦、岭，夹在大山之间的小土山叫丘，小而无石的叫阜，大而无石的叫陵、阜，大阜叫邙、陆，大陵或曲阜叫阿，石山叫岬，石山带土的叫阨，无草木的叫岵，有草木的叫岵，形状象堂屋的叫密，此外大石多的、小石多的还各有叫法。①

生活在山区的人，常以狩猎为业，因而常有许多兽类的特称词。如我国生活在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除了“野猪”这一泛称词之外，还因为区分公的、母的、一岁公的、二岁公的等而有四个野猪的特称词。除了“狍”这个泛称词之外，还因为区分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而有三个狍的特称词。②

生活在牧区的人，对牧畜有许多特称词。内蒙、新疆、青海内的汉语都有一些牲畜的特称词。至于蒙语里的牲畜特称词更多。常用的牛的特称词就有7个，常用的马的特称词竟有20来个。③据记载，阿拉伯语关于骆驼的词有4千多个。

生活在水域的人，对水产、船及水等等常有许多特称词。居住在温哥华岛（Vannouver Island）的一群印第安部落所说的努特卡语（Nootka Language）具有大量的表示海里动物的特称词。

在上古汉语里，除了舟、船等泛称词以外，还有很多特称

① 朱骏声《说雅》42页，见世界书局《说文通训定声》附录。

② 《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③ 道布《蒙古语概况》，《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第242—243页。